

反田野，返田野：給這一輪田野盛世的備忘錄／蔡晏霖、趙恩潔

007

「反做」田野：一個人類學家研究「國家」的難題／郭佩宜

027

我問了一個有點簡單但其實很複雜的問題：這國家到底是怎麼運作的？我只是想實驗一下，以一個當代國家為尺度的人類學田野可以怎麼做？這可能太異想天開，但我想摸索看看。

多重倫理交織下的能源困局：穿梭於綠電叢林的田野經驗／呂欣怡

063

我們很快地發現，漁民之間緊繃的關係，讓研究者沒有不表態的模糊空間，我們與廠商短暫的和諧關係，很快地在一次事件中被撕破。

平行的田野，交錯的技藝：我在香港與埔里發現農田的故事／容邵武

089

我在埔里投入「主觀」自我的行動，特別是投入農耕實作的經驗，為我在香港新界農田的「客觀」參與觀察帶來非常大的幫助。如果沒有這番實作的經驗，我不會了解香港農夫向中學生解說一系列（無毒）農耕動作有多細膩。

有些東西確實是田野方法課堂中可以教的，比方說田野倫理，或是田野的觀看角度與分析方法，但談到如何跟人熟悉、如何建立信任關係、如何問一個不會太給人壓力的問題、如何平等相待……這些與其說是技藝，似乎更像是人如何存活於世的一套哲學。

在我們認為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帶有一種局內人的預設的同時，我們既成了潛在的局內局外人，也成了不可避免的局外局內人。這是人類學進行參與觀察的實踐時具有的一種獨特的學科之眼，也可以說是一種同時兼具局內人與局外人視角的疊合。

每次回到田野的時間間隔不同，但我都會讓自己在「喜歡」的感覺中，重新溫習當年「學會」的時刻。經過了二十幾年，許多田野生活中的感覺從「喜歡」，轉變成「想念」。不在田野的時候想念田野時光的味覺和生活；即使回到田野裡，思念仍然如影隨形。

無處不田野：穿梭在發展計畫和臉書中的人類學家／邱韻芳

205

我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更喜歡目前這種和部落、族人比較「自然」的雙向互動與交流，以致有些抗拒回到和部落是以「研究者」、「被研究者」作為關係的起始與主軸的那種學術狀態。

田野中的圓滿：你那個研究還沒做完嗎？／陳如珍

237

不只是因為這是我參加的第一場選美，更因為僅僅是這一下午的經驗，已經讓我跨過幾個關鍵的刻板印象；包括外傭是「被剝削的受害者」，以及選美是「物化女性」。對菲律賓家務移工的理解從那一個下午開始，不停地、不停地展開。

療癒的熱帶：一位人類學者跨宗教與科學之旅／趙恩潔

273

你比從前更缺乏一把衡量是非對錯的標準量尺，你比從前更沒有人了解你的遭遇。你以為這個地方會解放你的靈魂，結果你得到了更多傷痕。

找福壽螺拍片：邁向去人類中心的人類學田野技藝／蔡晏霖

317

我是否可以選擇不要老盯著站在浪頭上的人們，而是嘗試轉移目光、學習貼近那股浪潮中更多的非人生物與非生物，試著多看看我們身邊一直存在、同時更是地球所有生命基礎的多物種世界？

反田野後記：迎向更多的開始／蔡晏霖、趙恩潔

347